

【文化宁夏丛书】

主编◎朱昌平  
副主编◎黄占宝

枸杞史话

周兴华 周晓娟◎著

# 枸杞史话



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宁夏人民出版社



文化宁夏丛书

主编◎朱昌平

副主编◎黄古宝



# 枸杞史话

周兴华 周晓娟◎著



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宁夏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枸杞史话 / 周兴华, 周晓娟著. — 银川: 宁夏  
人民教育出版社, 2012.5  
(文化宁夏丛书 / 朱昌平主编)  
ISBN 978-7-80764-824-6

I. ①枸… II. ①周… ②周… III. ①枸杞—史料—  
宁夏 IV. ①S5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095486号

文化宁夏丛书 枸杞史话

周兴华 周晓娟 著

责任编辑 虎雅琼 王 慧  
封面设计 齐玉成  
责任印制 刘 丽

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出版发行  
宁夏人民教育出版社

地 址 银川市北京东路139号出版大厦(750001)  
网 址 www.yrpubm.com  
网上书店 www.hh-book.com  
电子信箱 jiaoyushe@yrpubm.com  
邮购电话 0951-5014284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宁夏雅昌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                                  |                 |         |
|----------------------------------|-----------------|---------|
| 开本 720mm×980mm 1/16              | 印张 10           | 字数 120千 |
| 印刷委托书号(宁) 0009568                | 印数 1000册        |         |
| 版次 2012年5月第1版                    | 印次 2012年5月第1次印刷 |         |
| 书号 ISBN 978-7-80764-824-6/G·1708 |                 |         |

定 价 46.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 总序

ZONG XU

屈冬玉

文化是一片土地的根,是一个民族的魂。从文化中我们得以对民族的血脉追根溯源。时代在变迁,唯一经时光洗礼而经久不衰的是文化,那一道道烙在我们灵魂之上的文明痕迹。

即使在全世界浩如烟海的文化中,宁夏也不应被忽略。千百年来,宁夏作为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重要中转站,各个民族、不同王朝的光辉在这里交相辉映。从3万年前的水洞沟文化起步,历经北方草原文化、中原农耕文化和西域商贸文化的交互影响沉淀,构成了极具特色的宁夏地域文化。

在宁夏看什么?宁夏有水洞沟遗址,远古人类艰难繁衍、与天争斗的见证;宁夏有贺兰山岩画,史前人类的笔迹诉说着文明的起源与前行的轨迹;宁夏有西夏王陵,古老西夏文明存留于世的神秘坟冢;宁夏有中卫高庙,儒释道三教合一的奇特文化现象完美阐述了中华文明的博大宽容;宁夏有同心清真大寺,回汉人民团结奋斗、与时俱进的象征;宁夏有须弥山石窟,中国古代佛教艺术史上的一笔重要的遗产;宁夏有将台堡红军会师纪念碑,红军长征主力曾在这里胜利会师,翻开了中国革命的崭新一页……很难想象,这片仅有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创造出了如此深厚的文化精髓!

文化是撑起一个地区经济腾飞的绝对软实力。改革开放以来,在追赶东部发达省份、共同步入小康社会的伟大历程中,宁夏将文化发

展摆在了显著的位置上。“小省区要办大文化。”经过几代宣传文化人的艰辛努力,今天,面积不大、人口稀少的宁夏在论及文化时,绝对有着值得骄傲和自豪的资本。

文化的形成得益于一代代劳动人民智慧结晶的传承,世代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为后代留下了极其宝贵的精神财富。今天,当代宁夏人继续履行着这项伟大而神圣的使命,新的文化硕果在不断结成。中国电影走向世界的起点——镇北堡西部影城将西北的荒凉、原始野性、残败的雄壮表现得淋漓尽致;中华黄河世纪坛坐落在黄河之畔,这座宏伟的建筑不仅拔升了黄河文化的高度,更为宁夏人对黄河母亲的感激之情提供了感情的寄托;依托古老的纳家户清真大寺和回族风情浓郁的纳家户村所建的中华回乡文化园,向世人展示着绚丽多彩的伊斯兰文化;上世纪90年代以来,宁夏青年作家群在中国文坛异军突起,石舒清、陈继明、季栋梁、郭文斌、马金莲、阿舍、金瓯、张学东、了一容……这一串串普通而闪亮的名字,“三棵树”“宁军”“中国文学之乡”……这一顶顶朴素而华丽的桂冠,让宁夏这片幅员并不辽阔、名声并不显赫的土地再一次成为世人瞩目的焦点。

文化是全人类共同的财富。作为一个小省区,宁夏在同世界分享文化的过程中表现得大度而从容。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自治区新闻出版局策划出版了这套“文化宁夏丛书”,希望读者能从不同角度了解宁夏、了解宁夏文化。

宁夏也许没有太多的高楼大厦,宁夏也许没有太多的热闹繁华,但是宁夏有着丰富多彩的文化。历史在岁月的清风中徐徐翻开了崭新一页,宁夏的文化还在不断沉淀、不断积累、不断升华。

宁夏文化,文化宁夏。

## 枸杞文化源远流长

周兴华

枸杞是华夏大地上最古老而又最神奇的养生保健植物之一。宁夏枸杞及以枸杞为原料酿造的枸杞果酒等产品饮誉海内外，宁夏枸杞已成为著名的国际品牌。宁夏枸杞在国内外的这一辉煌地位，是生活和曾经生活在这一地区的炎黄子孙在长期社会历史实践中共同造就的，与其在华夏民族文化史中的崇高地位是一脉相承的。枸杞文化是华夏民族在社会历史实践中所创造的枸杞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在华夏民族悠久灿烂的文化中，宁夏枸杞文化是一枝独具特色的奇葩。

**枸杞被古人视为神奇果木，历代对其颂扬史不绝书**

原始社会，枸杞作为神奇果树载于《山海经》。据《山海经》记载，华夏大地上的崇吾之山、小华之山、东始之山等10座大山都生长着枸杞(芑)。其中，崇吾之山即今宁夏中卫香山。

三皇五帝时代，枸杞作为“上品”列入《神农本草经》。《神农本草

经·卷一·上经》记载：“枸杞味苦寒。主五内邪气，热中，消渴，周痹。久服，坚筋骨，轻身不老（《御览》作耐老）。 ”

就古代文献记载而言，枸杞在殷商时期的甲骨文中就有记载，当时称为“杞”。武丁时期的卜辞载：“癸巳卜，令登赉杞。”祖庚、祖甲时期的卜辞载：“己卯卜行贞，王其田亡灾，在杞；庚辰卜行贞，王其步自杞，亡灾。”帝乙、帝辛时期的卜辞载：“庚寅卜在女香贞，王步于杞，亡灾；壬辰卜，在杞贞，王步于意，亡灾。”对上述甲骨卜辞中的“杞”字，甲骨文名家罗振玉依据《说文解字》解释说：“杞，枸杞也，从木已声。”《尔雅·释木》载：“杞，枸櫞。舍人曰：句杞也。孙曰：即今枸杞。”

西周时期，枸杞种植载于《诗经》。《诗经》305篇，歌咏枸杞的就占了10篇。其中《大雅·生民》《小雅·北山》歌咏的枸杞就是今宁夏香山及其毗邻地区生产的枸杞。

唐时期，枸杞栽培载于《千金翼方》。唐代著名医药学家孙思邈在《千金翼方·种造药第六》中专门总结了前人种植枸杞的方法。唐代韩鄂的《四时纂要》也记载了枸杞的栽培方法。

宋元时期，枸杞种植列为专篇。北宋科学家沈括在《梦溪笔谈》中说：“枸杞，陕西极边生者，甘美异于他处者。”宋元时期宁夏是地属陕西路、陕西行省的西北边陲，沈括指的“陕西极边”就是指今宁夏，沈括说宁夏生产的枸杞味道“甘美异于他处”。北宋大文豪苏东坡歌咏的《小圃·枸杞》，其“小圃”就是专业种植枸杞的杞园子。元代司农司主编的《农桑辑要》、鲁明善著《农桑衣食撮要》、王桢《农书》对枸杞的种植都有记述。

明清时期，枸杞载入史志。明清《救荒本草》《本草纲目》《滇南本草》《嘉靖宁夏新志》《中卫县志》等对枸杞均有记述。

## 枸杞种植被古人视为神圣产业,是一种高度发展的农业文明

在社会生活中,人们对枸杞有特殊需求,认为枸杞种植是一种提升生命价值的神圣产业,历来十分重视。

殷商时期,枸杞已属农田人工栽培果木。甲骨卜辞中关于殷商时期农田生产的内容颇多,在商代遗址出土的甲骨文中就将枸杞与禾、麦、黍、稷、稻等农作物同样记载。卜辞中还有“田”“作大田”的记载,并将“杞”与“田”联系在一起。从甲骨卜辞“己卯卜行贞,王其田亡灾,在杞”的记载看,是说殷商帝王在“杞”“田”中占卜枸杞有无自然灾害。以上甲骨卜辞关于枸杞的记载证实:一是殷商时期枸杞已属人工种植的农田作物;二是殷商帝王对枸杞生产非常重视。枸杞易遭病虫害,殷商帝王为了祈祷、预测自然灾害和农作物的丰歉,便经常进行占卜。

西周时期,枸杞种植已成为一种耕作制度,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举足轻重。《诗经》歌咏枸杞的诗篇很多,如:“无折我树杞”“集于苞杞”“言采其杞”“南山有杞”“在彼杞棘”“隰有杞桋”“丰水有芑”“薄言采芑”“维糜维芑”。以上各句中的“杞(芑)”字,均指现今所说的枸杞。从《诗经》对枸杞的歌咏中可看出,枸杞作为一种与人健康密切相关的珍贵果木,在西周时代就已大规模栽培种植,并已成为一种耕作制度。

汉唐以降,对枸杞的栽培种植已形成了一整套完整的耕作制度。汉代《名医别录》载:“枸杞,生常山平泽及诸丘陵阪岸。冬采根,春、夏采叶,秋采茎、实,阴干。”1972年,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了《五十二病方》。该墓中曾发现豆豉、枸杞、丁香、肉桂等多种中药材,这说明



枸杞在汉代作为医疗保健品已得到高度重视，生者与逝者都想长期服用它。唐代著名医药学家孙思邈，世称“药王”，在其《千金要方》《千金翼方》中总结了自上古至唐代的医疗经验和药物学知识。北宋都城开封有皇家园林“艮岳”，其中就有专门种植参、术、杞、菊等药用植物的药园。明清两代，枸杞作为一种提升生命价值、升华生活的特殊商品进行专业生产。

### 枸杞被古人视为神秘物种，是传宗接代、种族繁衍的象征

枸杞枝繁叶茂，夏秋均结果，娇艳欲滴，硕果累累，采摘不断，繁殖不断，具有神秘色彩。古人在采食枸杞的实践中认识到：枸杞具有增强性功能，有利于生殖的神异作用。他们将这种作用与枸杞硕果累累的自然繁殖能力联系到一起，于是得出了“补益精气，强盛阴道”“去家千里，勿食筍摩、枸杞”的名言。

所以，枸杞作为传宗接代、种族繁衍的神秘物种就与神圣人物结下了不解之缘。《诗经·大雅·生民》是周人歌咏其始祖后稷诞生及其功德和圣迹的叙事诗。其中写到天神把枸杞这样的优良种子赐给了后稷，后稷在农田中种满了枸杞，每块田中收获的枸杞非常多，人们挑着背着赶快送回家，回到家中就开始祭祀神灵。从《生民》看出，枸杞种植的历史已成为神农氏后稷诞生、种植农业创生、周人祭神盛典历史传说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诗经·小雅·南山有台》以枸杞起兴，用“遐不作耄”“保艾尔后”表达了人们祈望头无白发、长生不老、种族繁盛的心愿。《饮膳正要·卷第二·神仙服食》说“枸杞叶能令人筋骨壮，除风补益，去虚劳，益阳事”。南北朝时期的著名医药学家陶弘景说服食枸杞能“补益精气，强盛阴道”，也是说枸杞是增强生殖能力、

传宗接代、种族繁衍的神圣物种。

### 枸杞自古被视为灵丹妙药,是强身健体、益寿延年的极品

原始社会,枸杞已成为人类医疗疾病、强身健体、祈望长生不老的神奇药品。流传至今的《神农本草经》成书于战国至秦汉时期,传说源自神农氏时代,总结记载了上古以来华夏族群的医药学知识,是我国现存最早的药学专著。枸杞在《神农本草经》中被列为中药药材“木”类药品中的“上品”药。《神农本草经》说:上药令人身安命延,升为天神;中药养性;下药除病。所谓“上品”药,即养命之药。枸杞在《神农本草经》中是“轻身益气,不老延年”的神仙服食药品。汉代《淮南枕中记方》说久服枸杞可以诸疾不生,使人成为“地仙”。所谓“地仙”,亦即人间之“活神仙”。唐代孙思邈在其医学宝典中把枸杞酒列为“返老还童”“羽化登仙”的仙方神液。所谓“返老还童”“羽化登仙”,就是益寿延年、长生不老的代称。元代《饮膳正要·卷第二·神仙服食》篇记载,用酒浸泡熬煎而成的枸杞酒叫“金髓煎”,并说常服这种枸杞酒(金髓煎)能“延年益寿,填精补髓,久服发白变黑,返老还童”。唐代大诗人刘禹锡在其《咏枸杞井》诗中对枸杞的“灵丹妙药”功效作了高度概括,他说:“僧房药树依寒井,井有香泉树有灵。翠黛叶生笼石甃,殷红子熟照铜瓶。枝繁本是仙人杖,根老新成瑞犬形。上品功能甘露味,远知一勺可延龄。”北宋张邦基《墨庄漫录》说:“枸杞神药也,修真之士服食多升仙。”宋金时期的著名医学家李东垣在《本草注》中还说:“淮有枸杞井,水味甘,补脏明耳目,止腰膝疼痛,固精气,圣水也。”李东垣将枸杞根浸润过的井水称为“圣水”,可见枸杞养生保健功效享誉之高。北宋道教经典《云笈七签》载:“但常以此日取枸杞菜,煮作汤

沐浴,令人光泽不病。”明代医圣李时珍根据历代对枸杞的研究记载,在其《本草纲目》中对枸杞的养生保健功效进行了历史性的总结:“枸杞使气可充,血可补,阳可生,阴可长,火可降,风可祛,有十全之妙用焉。”他在其所著《本草纲目》中删选记载的枸杞类酒饮服食药方就有33个。

### 枸杞作为酒饮食品,文化积淀名列前茅

自古及今,国内外名酒辈出,唯枸杞酒名贯古今。就历史文献记载最早出现的酒名与现今酒名一直相符者,唯有枸杞酒;就历史文献记载最早出现的酒名延续使用至今者,唯有枸杞酒;就现今延续使用的历史名酒最早见载于历史文献而言,没有任何一种名酒的历史能超过枸杞酒。“枸杞”作为酿酒原料名称和所酿名酒,从中国原始社会至今一以贯之,没有歧见与附会。所以,枸杞及枸杞酒的历史至少与中国成文史相始终。就酒文化积淀之悠久厚重而言,枸杞酒在国内外名酒中名列前茅。

原始社会,枸杞作为医药用品载于《神农本草经》《山海经》等。据先秦文献记载,神农氏是华夏古代“三皇”之一。传说从神农氏时代开始,炎黄族群由采集农业发展到种植农业。《神农本草经·卷三》载:“药性有宜酒渍者,亦有不可入汤酒者,并随药性,不得违越。”《本草拾遗》载:“酒本功外,杀百邪,去恶气,通血脉,厚肠胃,润皮肤,散冷气,消忧发怒,宣言畅意。”枸杞在《神农本草经》中被列为药材的“上品”,“酒渍”枸杞应是酿造枸杞酒的早期方法之一。枸杞作为神奇名贵植物,在《山海经》中多有记载。《东山经》载:“又南三百二十里,曰东始之山,上多苍玉。有木焉,其状如杨而赤理,其汁如血,不实,其

名曰芑,可以服马。”从《山海经》将枸杞的液汁比喻为人的“血液(其汁如血)”,可以调养良马(可以服马)来看,原始社会人类就对枸杞的营养、药理、酿酒作用有了认识并予以关注,且作为酒饮、医药使用了。

枸杞是商周时代的酒饮佳酿。从甲骨卜辞记载看,殷商枸杞是大田生产,产量大。枸杞不同于五谷杂粮,其鲜果、干果极易氧化变霉,不易保存。所以,殷商时期生产的枸杞应是主要用于酿酒。殷商时代酿酒技术非常成熟,酒业发达。殷墟酿酒遗址出土的酿酒大缸、青铜酒器就是殷人用水果、粮食进行大规模酿酒的证据。《诗经》的《湛露》《北山》将枸杞与酒写在同一首诗中。《湛露》记述了周王夜宴诸侯的盛况,诗人将喝到不醉不归的盛大酒宴与沾满了浓浓露水珠的晶莹透红的枸杞树联想到一起大唱赞歌;《北山》将摘枸杞与饮酒享乐联系在一起大发感叹。这说明,在西周时代,枸杞生产已与酒饮有关。20世纪90年代末期,在《诗经》“北山”所在的中卫香山,发现了一批新石器时代的彩陶,其中有单耳陶罐和无耳陶杯。1989年,在“北山”所在的香山北麓西台乡双瘩村狼窝子坑发现了一批西周时期的青铜短剑墓群,出土遗物中有单耳陶罐、单耳陶杯、陶勺、石勺,还有一件小陶罐中盛有糜子。对照考古发现的新石器时代酿酒遗址出土的被专家定为酒器的单耳陶罐、单耳陶杯,中卫香山、狼窝子坑出土的上述单耳陶罐、单耳陶杯、无耳陶杯、陶勺、石勺,也应与饮酒饮水有关。从甲骨文、《诗经》记述中看,宁夏及其毗邻地区的枸杞栽培种植、酿酒食用由来已久,远早于西周时期。

枸杞酒是秦汉时代的“神仙服食酒”。秦汉前后,枸杞、枸杞酒是帝王及“神仙方士”渴求长生不老、“羽化登仙”而经常饮食服用的“神

仙服食药”“神仙服食酒”。成书于秦汉时期的《神农本草经》说枸杞有“轻身不老”的医药功效,其后的各种医药典籍都说枸杞是“神仙服食”的灵丹妙药,都认为常服枸杞酒能“轻身不老”“羽化登仙”。汉代《淮南枕中记方》说经常服食枸杞汤液可以“老者复少。久服延年,可为真人”;久服枸杞调成的酒可以“诸疾不生”,使人成为“地仙”。《史记》《华阳国志》记载汉武帝盛赞“枸酱”酒甘美异常。“枸酱”酒是果酒,“茅台”酒是白酒,“枸酱”酒绝非“茅台”酒。“枸”即枸杞,“枸酱”酒即是用枸杞酿造的果酒——枸杞酒。汉代已将枸杞酿造的美酒称为“枸酱”酒了,这说明枸杞是酿造美酒的绝好原料,枸杞酒是汉武帝品尝过的历史名酒。

枸杞酒是唐宋时代的“返老还童”酒。唐代,枸杞是酿造养生保健酒的主要原料,枸杞酒已被列入名牌产品之列。唐韩鄂编辑的《四时纂要》载有“腊酒”“鹿骨酒”“枸杞子酒”“钟乳酒”“屠苏酒”,还说“九月取枸杞子浸酒饮,令人耐老”“十月,宜服枣汤、钟乳酒、枸杞膏、地黄煎等物,以养和中气”。唐代药王孙思邈在其医学宝典中把枸杞酒列为“返老还童”“羽化登仙”的仙方神液。唐代《千金方》载:“枸杞子逐日摘红熟者,不拘多少,以无灰酒浸之,蜡纸封固,勿令泄气。两月足,取入沙盆中搗烂,滤取汁,同浸酒入银锅内,慢火熬之。不住手搅,恐粘住不匀。候成膏如饧,净瓶密收。每早温酒服二大匙,夜卧再服。百日身轻气壮,积年不辍,可以羽化也。”

枸杞酒是元明时代的宫廷御酒。元明时期,中卫枸杞酒在钦定13种宫廷御酒中名列前茅。《饮膳正要》为元朝宫廷饮膳秘籍,明代宗钦定饮膳专著。据《饮膳正要·卷第三·米谷品》载:“枸杞酒,以甘州枸杞依法酿酒。补虚弱,长肌肉,益精气,去冷风,壮阳道。”今中卫地区元

代属甘州行省，元朝宫廷御酒枸杞酒便产自中卫。《饮膳正要·卷第二·神仙服食》载：有种称做“金髓煎”的枸杞酒，饮之能使人“延年益寿，填精补髓，久服发白变黑，返老还童”。“金髓煎”制法如下：“枸杞（不以多少，采红熟者）。右用无灰酒浸之，冬六日，夏三日，于沙盆内研令烂细，然后以布袋绞取汁，与前浸酒一同慢火熬成膏，于净磁器内封贮。重汤煮之，每服一匙头，入酥油少许，温酒调下。”《饮膳正要》为元朝宫廷饮膳太医忽思慧所著。忽思慧供职于朝廷，任宫廷饮膳太医多年，广泛收集历代名医名著的养生经验和宫廷饮膳秘籍，善于研究与实践，积累了丰富的饮膳经验。

枸杞餐饮是一种健康的社会时尚。宋元以来，除服食枸杞果实、根茎外，还将枸杞嫩芽、嫩叶作为茶叶、蔬菜中的名茗佳肴食用。宋代许多名人得益于枸杞的养生健体，他们以自身的体验写了很多赞颂枸杞养生益寿的诗文。从上层名流歌咏枸杞的诗文中，可以看出枸杞养生功效之好，保健身价之高，应用之广泛。明太祖朱元璋的第五子周王朱橚在其《救荒本草》中说：枸杞“作羹食皆可；子红熟时亦可食；若渴煮叶作饮，以代茶饮之”。明代医药家兰茂著《滇南本草》载：“枸杞尖做菜，同鸡蛋炒食，治年少妇人白带。”清初进步思想家唐甄“僦居吴市，仅三数椽，萧然四壁，炊烟尝绝，日采废圃中枸杞叶为饭”。曹雪芹还将“油盐炒枸杞芽”写进了《红楼梦》。

### 枸杞作为精神文化，始终以人为本，关爱生命

枸杞自古以来就是人们食用、保健的珍品果实与佳酿美酒原料，因之，对枸杞的歌咏始终贯穿着以人为本、关爱生命、升华生活的主题。

枸杞是生命之树长青的象征。枸杞自古就被誉为生命之树,在古人心目中,枸杞在强身健体、益寿延年方面,是十全十美的极品、圣品。古人的这种认识也是源于对枸杞养生作用、药理作用及其历史文化的长期积累、实践与总结。《神农本草经》认为,枸杞“主养命以应天,无毒,多服、久服不伤人”,“欲轻身益气,不老延年者”须常服枸杞。所以,枸杞在《神农本草经》中是“轻身益气,不老延年”的“神仙服食”药方。明代医圣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还举例说:有一长者常服枸杞,“寿百岁,行走如飞,发白返黑,齿落更生,阳津强健”。

枸杞是祭祀、交际场所的礼仪载体。枸杞被视为灵圣贵重物品。殷商时期就将枸杞作为贵重礼品赏赐于人。武丁时期的卜辞载:“癸巳卜,令登赉杞。”《诗经》中对于枸杞的歌咏很多,如《诗经·湛露》。《左传·文公四年》说:“昔诸侯朝正于王,王宴乐之,于是乎赋《湛露》,则天子当阳,诸侯用命也。”旧说这首诗是周天子夜宴诸侯的乐歌。诗中记述了周王夜宴诸侯的盛况,诗人将沾满露水珠的晶莹透红的枸杞与神圣的宗庙祭祀、喝到不醉不归的盛大宴饮联系在一起大唱赞歌,使人感到枸杞与酒成了神圣祭祀的灵魂导引,盛大宴饮的礼仪高潮,红红火火的激情象征。

枸杞是人们思想情感的寄托。人们赋予枸杞丰富的文化内涵。《诗经》将枸杞与贤惠的君子、忠贞的爱情、情感的家园、力量的源泉、尊贵的场面、建功立业等精神寄托、文化内涵紧密联系在一起,任意比兴,纵情歌咏。《诗经·大雅·文王有声》:以丰水旁边生长的枸杞树上结满了鲜红的累累果实作比喻,以之象征周武王创建的丰功伟业,教育人们要向伟大的周武王学习,建功立业,泽及后人与后世。由此看出,西周时代,人们已经切身感受到了枸杞在强身健体、生命延续、

民计民生方面的功能作用非常显著,所以,枸杞竟然成了功在当代、泽及后世的功业象征!唐代大诗人杜甫在《恶树》诗中高呼:“枸杞因吾有,鸡栖奈汝何!”杜甫为了保护自己种的枸杞树,把遮蔽挤压枸杞树的鸡栖树称之为“恶树”,他手持“小斧柯”,边砍伐鸡栖树便怒骂:“枸杞树是我杜甫的,看鸡栖树能把你怎么样!”杜甫通过这首诗,表达了他保护正义,保护弱者,疾恶如仇的高尚品德。宋代大诗人苏轼则通过赠送枸杞拐杖,写出了“贵从老夫手,往配先生几。相从归故山,不愧仙人杞”的诗句,表达了千里之外的手足深情。

枸杞是以人为本的文学创作源泉。通观以枸杞为素材的诗文创作,全部贯穿着以人为本、珍爱生命、热爱生活的主题。汉代《淮南枕中记方》通过常服枸杞可延年益寿的事实,创造了一个久服枸杞可以长生不老的生动神话故事。据其记载:有一人,往河西为使,路逢一女子,年可十五六,打一老人,年可八九十。其使者深怪之,问其女子曰:“此老人是何人?”女子曰:“我曾孙。”“打之何故?”“此有良药不肯服食,致使年老不能步行,所以决罚。”使者遂问女子:“今年几许?”女曰:“年三百七十二岁。”历代许多文人都喜欢种植、食用枸杞,他们得益于枸杞的养生保健作用,并以自身的体验写了很多歌咏枸杞的传世佳作。如:唐代大诗人白居易、宋代大诗人苏轼等大文豪利用“千年枸杞根”变灵犬、枸杞又名“王母杖”的传说,创作了许多脍炙人口的浪漫诗句。

中卫作为宁夏枸杞的集散地,

途经香山的丝绸国道为枸杞的生产经营开拓了市场

先秦以来,香山是从中原通向西域的丝绸国道必经之地。先秦至



汉唐以降,从中原通往河西的丝绸国道一般不走中道、南道,而是走北道,即长安—泾水—平凉—高平—清水河—古灵州渡河—河西走廊凉州道。此道就是汉代《鼓吹曲》传唱、唐代王维等人记行的高平道、萧关道、河西道。历代许多帝王、使节、商贸团队、行旅人士通行的交通道路记载证实,通过香山的这条道路是周、秦、汉、唐自中原通往西域的第一丝绸国道。位于此道上的中卫地区,自然成了枸杞生产经营的集散地。

### 枸杞作为宁夏最具影响的特产,已跨出国门,走向世界

枸杞是我国的传统名贵饮食作物和中药材,从古及今一直受到中外医学界和饮食专家的高度重视和广泛应用。

现代科学研究表明,枸杞具有抗氧化、抗衰老、免疫调节、降血糖、降血脂等作用。

对枸杞的药理学研究表明,枸杞中含有多种对人体有医疗、美容、保健作用的功能成分。

国内医学实验表明,枸杞对人体癌细胞有明显的抑制作用。美国加利福尼亚艾滋病防治中心经多年临床观察之后,评定证明枸杞多糖的免疫功能可以同当前国际上用于治疗艾滋病的药物相媲美。

随着国内外市场对枸杞的了解,枸杞产品在国内已遍及全国32个省、市、自治区,在西方已拓展了欧盟、美国、澳大利亚等市场。宁夏枸杞目前已出口4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独特而丰富的营养保健功效在西方国家逐渐得到证实和赞誉。